

★ 附 錄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少女的夢

王畸
了德
一原
譯著

開明書店出版

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

■ 少女幻夢 ■

實

著

譯者

王了一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
不許翻印

印刷者

美成印刷所

發行所
分售處

上海福州路九五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
北平楊梅竹斜街
廣州惠愛東路
濟南鼓樓北

開明書店
開明書店

序

畸德 (Andrés Gide) 是現代法國文學界的老前輩，生於一八六九年。他是潛意識 (Subconscience) 派的代表。他曾經屢次說過：「藝術的作品並不是對於自然界的模寫，而是一種創造。要有選擇，要有組織，牠的秩序應該是很明瞭的。」他的朋友李維耶 (Rivière) 說他是在生活的表面，活像一塊輕木漂在水面似的。他好奇而忠實，凡是生活上的一顫微波，經他搖筆寫來，便非常地生動。他努力要戳穿萬有的神祕，因為他太深思了，所以他的文字似乎不很明顯。他自己開了一家的作風，雖則有人恭維他的文章有古文氣息。

1
他的傑作是：不道德者 (l'Immoraliste)，狹小之門 (la Porte étroite)，北新書局有穆木天先生的譯本，華第岡宮的窖子 (les Caves du Vatican)，野人的合奏曲 (le

Symphonie Pastorale)等。至今年四月間，又出版了一部女學（l'Ecole des Femmes），便是現在我所翻譯的一部，我想叫牠做少女的夢，因這名字在中國人看去，比較地容易知道書的內容。

在巴黎出版的文學週刊（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）內載文學批評家查露（E. Jaloux）對於本書的批評。查露說：

「……女學的上卷真是描寫精神上的滑稽劇的傑作。愛梵林在她的少女日記裏描寫她所鍾愛的未婚夫。她的筆端有的只是愛情與天真，寫出來的都是無微不至的頌揚語；實際上這男子與她的幻夢裏的男子適得其反。在她的日記裏，我們看得很清楚羅貝爾——她的未婚夫——的真相，而她自己却在醉裏夢裏。」

「起初我們以為羅貝爾是一個偽君子，其實不是的，要說是呢，也不過因為他這樣做去，結果不能不到這地步，而他原來的天性卻不是假仁假義。他心裏念念不忘道德與品行。總想要給人家一些教訓。結果是自己還不能怎樣高尚，人家自然不喜歡他，尤其是

他的妻子羅貝爾的一生都是給人家瞻仰的；要知道人家一味瞻仰，總有疲倦的一天。愛梵林終於疲倦了。

「畸德先生描寫羅貝爾的面目，專靠那些小小的言語舉動，每一件事，每一句話，都可以使人肚皮笑痛。開端第一段便把他整個的人格寫盡了，愛梵林的天真，與羅貝爾的虛榮，都寫得淋漓盡致。讓我把全段抄下來給讀者看：

「『老實說，從昨天起，我纔懂得我的生活的目的究竟在什麼地方。在退爾利花園裏的一場談話，他纔把我的眼睛張開，看見偉大人物的生活裏，婦女該處於什麼地位。我自恨顯愚，他所舉的例子我都忘記了；但我至少還記得這麼一點：便是自今以後我該把我整個的生命奉獻於他，使他的光榮的前途可以順行無阻。這意思自然不是他親口說的，因他太謙虛了：我比他驕傲，所以我想到了這上頭。但他雖則謙虛，我到底相信他的良心，很明確地表現他的價值。他的志氣非凡，在我眼睛裏是看得出來的。』

「『我並非就想做得到，』他說時，帶着一種動人的微笑：『然而我卻想把我的意見

弄到有個好結果。」

「這一段話，我們從他的假面具透視過去，他的真面目全露了。羅貝爾不停止地自己騙自己。他向自己獻殷勤，自己迷惑自己。他的短處，他要拿來當做他的長處，這還可恕；而他偏又要拿來教訓人家！在他的生活裏，無論怎樣小極了的事情，他也要努力在那裏賣弄本領。甚至於他在紙店裏得到一種新式牌籤，聽見人家恭維，便說這是他自己發明的。可見他自欺到什麼程度了。」

「愛梵林的日記是爲羅貝爾而寫的；羅貝爾也說他有日記，將來她可以看。但是光明磊落的愛梵林把日記交給羅貝爾看了之後，纔知道他並不會記過一頁日記。原來他只是說謊。於是愛梵林在日記裏寫道：

「『剛繼羅貝爾竟使我大大的傷心。這是他所給我的第一次痛苦。我很不願意寫在這裏；因爲我從來只希望這一本小冊子所載的無非我的樂事，怎肯加上一個污點呢？』話雖這樣說，不寫是不行的；我寫了，還希望他拿來讀，因爲剛繼我同他說的時候，他只把我

的話常做耳邊風。

「今天我跑到他家裏，以爲他一定拿他的日記給我看；因爲昨天他在看我的日記以前，已經允許我看他的了。我滿心以爲今天輪到他，誰知他竟說他並沒有日記，一字一行也不會寫過。他所以瞞了我許久，不肯說他不寫者，無非想要鼓勵我寫我的。一切他都承認了。起先是笑着說，後來怔怔地望着我，結果是大動其氣。因他只管笑，我不笑；他很滑頭，想要鬧着開心，藉此了事，我卻不肯。我滿心煩惱，怪他不該。並不是說他不該不寫日記；我分明曉得他沒有時間，而且沒有意思要寫；但是，不寫便說不寫好了，犯不着存心騙我，使我信以爲真。他聽了我的話，竟說我的脾氣不好，本來毫不要緊的小事情，給我鬧得天一般大。他並不同心想一想：最使我痛心的，乃是我所認爲大事，他偏認爲不關重要的事情；我所認爲性命交關，在他卻是輕描淡寫；他食言失信，卻沒有錯處；我抱怨人家，倒有錯處了。我並不願意看見他的理曲，我的理直；我寧願替他說好話。但是，他給了我這麼多的痛苦，我希望他至少要問一問良心。」

「因為這第一次的意見不合，愛梵林的日記從此停止了。二十年後，她再寫第二次的日記，這時她已經很討厭她的丈夫，想要同他分離了。她有個兒子，很像羅貝爾；還有一個女兒，這女兒非但不像羅貝爾，而且看透了她的把戲，所以不愛他。愛梵林忍痛在心，許久還不肯給她的兒女知道真相。這也沒有用處：她的女兒已經知道了真相，十分感動；至於她的兒子既然是與羅貝爾一路的人，自然不會感動的。一個神父教她委天任命，而她在不能再忍了。幸虧一場災難到來，倒救了羅貝爾。愛梵林去看羅貝爾的時候，自覺還是愛他，於是深謝上帝給她一個負責任的啓示。但羅貝爾的病勢纔退些，又仍舊要他的怪把戲了。愛梵林為求解放起見，試向羅貝爾作一次真相的說明，但是，說明之後，她只好承認失敗，因為羅貝爾仍舊愛她——至少可以說他自信是愛她；再從另一方面說，她的說明一點兒不發生効力，只賺得許多過失。

「歐戰一開，羅貝爾誇口的機會又來了。他藉此裝腔作勢，演了一幕無心的滑稽劇。但是這一次，他的妻子要逃脫牢籠的念頭更厲害了，她對於羅貝爾的行為實在看不過

眼了，於是投入一個傳染病醫院服務，不久便死在醫院裏。

「我們初看女學時，自然看不出內容的豐富與描寫的深切。畸德先生的意思正要牠有很長的震響，要牠成為自然而然的一首諷刺詩。要牠包含許許多多不相同的意義。現在要找一部小說，比女學的文筆更高古的，實在很難。這書非但是形式上盡善盡美，而且用筆很有分寸，不肯隨隨便便，沒有一句不是恰到好处，也沒有一字是多餘的，尤其是在這可愛的透明的文字裏，隱藏着美不勝收的韻致，真可算現代小說界的一部傑作。」

上面是查露先生對於本書的批評；至於譯者本人，也想批評幾句。這書固然着重在寫羅貝爾，但有些地方卻是寫愛梵林。愛梵林是一個舊式女子，為宗教所束縛，終身掙扎，總跳不出宗教的圈子外去。中國有喫人的禮教，西洋有喫人的宗教。中了宗教毒的人，便一輩子不得翻身。現代法國的文學家，很有反對宗教的傾向，今年出版的名著裏有兩部便是這一類的作品。一部是馬爾登朴嘉（Roger Martin du Gard）所著的父親的死（La mort du Père）；一部便是畸德所著的女學。女學裏描寫一個信教的女子——愛

梵林——早想與她的丈夫離婚，三番兩次都給宗教束縛住了。我們看她嗚咽地向修道院長說：

「我固然有犧牲的大需要，但總還要對於一些真的事情纔好犧牲；而在羅貝爾的似是而非的場面看去，裏頭實在一無所有，只隱藏着一個太空。」

這是多麼覺悟的話！然而修道院長卻教訓她說：

「好，那麼，我的孩子，在這情況之下，你的責任便是幫助他去隱藏這個太空。對於衆人固然隱藏，尤其是對於你的兒女特別該隱藏。因為最重要的乃是使他們能夠繼續地尊敬他們的父親。羅貝爾一切的美中不足的地方都靠你助他掩飾。母親的責任在此；奉教的人爲人家的妻子，其責任亦在此。除非你想要侮辱宗教，否則不能卸了這責任的。」

我們看了這一段話，便知道宗教是喫人的東西。愛梵林如果是意志堅強的人，一定即刻提出抗議；無奈她的宗教毒中得太深了，結果卻是服從修道院長的話。我們看她的日記裏：

「我在他面前俯伏，我的嗚咽，我的羞慚，都在我的手裏掩藏着。當我抬頭的時候，看見他眼淚汪汪，覺得他實有深切而真誠的慈悲心，我忽然大受感動，甚於剛纔他說話的時候，我一句話不說，也找不到一句話說，但他已經懂得我是皈依的了。」

「今天，險些兒我把前幾天的日記都撕毀了；但是我還想留着重讀，重讀的時候，一定只有羞慚……」

我們讀到這裏，看見她這樣委靡不振，真真令人氣煞！但到了第二天，她也就回想過來了，說：「昨天我在日記裏說我皈依，這話並非真的；我只覺得失望，反叛，憤激而已。」然而愛梵林終是一個弱者，過了兩天之後，看見羅貝爾被汽車碾傷後的慘狀，又一心一意地請上帝恕罪了。所以我說，中了宗教毒的人，一輩子不得翻身。越掙扎，越可憐！愛梵林結果只能投入傳染病醫院裏服務，以盡餘年，這是多麼傷心的慘事！

畸德先生特別寫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來陪襯愛梵林，這便是她的女兒佚麗維耶佛。據愛梵林說：「她從來不喜歡修道院長；她不至於對他怎樣放刁，已經算是很好的了。」

可見她不像她母親甘心受宗教的束縛。她母親不忍離婚，最大的原因是捨不得兒女，而她並不因此感激她的母親。她說：

「不，不，我看見你如此，我並不感激你，這一層你很可以看得出來……你也不必辯了……我想，如果我覺得我是你的一個受恩的女兒，如果你以爲我受你的恩，我便不再愛你！你的品行是你的，我不能忍受你的品行的束縛。」

這是多麼痛快淋漓的話！她真能夠衝破宗教的網羅，獨往獨來，一切不顧！所以她很不滿意她的母親，她說：

「母親，你無論怎樣做都不中用了；做到極點也不過是一個賢妻。」

「做到極點也不過是一個賢妻，」這是何等傷心的話！中國的女子，一百個裏有九十九個希望做個「賢妻」便算了事。畸德著這一部書希望牠「對於青年婦女不無小補」；我譯這部書，也是希望牠對於中國青年婦女不無小補；至於譯得好不好我也不去管牠了。

佚麗維耶佛女士來信

畸德先生：我經過了許久的遲疑，終於決定把這幾本小冊子寄給你。這是我母親遺下來的日記，我用打字機轉錄寄呈。她是一九一六年在X醫院去世的，將去世的五個月內，她還在看護病人。

在這日記裏，我只變換了真姓名，其他一些沒有更改，如果你以為這幾頁文字對於青年婦女不無小補，你儘可以拿去出版。我很想起個書名，叫做女學，雖則從前莫利耶曾經用過這名字，但如果你不怪我唐突古人，請你襲用了罷。書中所謂「上卷」「下卷」「收場語」，不用說自然是我加上去的。

請你不必要求認識我；我在這封信裏不署真名，也請你原諒。

佚麗維耶佛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

卷
上

原 书 空 白 页

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

我的愛友：

我從來沒有寫過日記。我什麼都不會寫，只會寫幾封信。所以我現在執筆寫的，似乎也只算是寫給你的信罷了。假使我不是天天看見你，我一定寫信把這些話告訴你。但是，如果我比你先死（我很希望先死，因我覺得生活裏少了你，便只是一片沙漠），你便可以讀這幾頁字。到那時節，我有這一些遺墨落在你手裏，雖說是與世長辭，到底離你不遠。話雖如此說，正當整個的生命擺在我們的前途的時候，何苦使想到死的事情呢？自從我認識你以來，——換句話說，自從我愛你以來，我覺得生活美到這地步，有用到這地步，寶貴到這地步，真叫我一點兒不肯放過。我願把我的幸福的一涓一滴，都保存在這小冊子裏。當你不在我跟前的時候，我還有什麼好做？無非是追念你在我跟前的時候的音容，把流水似的過去的時光重新玩味；此外便只好寫日記了。我曾向你說過，在未遇着你以前，